

經濟叢書

外人在華投資論

雷夢著

蔣學楷

趙康節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32844 1)

經濟叢書
外人在華投資論一冊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每冊實價國幣九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C. F. Remer

譯述者 蔣學楷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
翻印必
究有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譯者序

外人對華投資問題，近年來不僅爲中國朝野人士所注意，亦且常常集中了國際經濟界的視線。在中國人方面，今日如要救亡圖存，自須實行經濟建設，惟要實行經濟建設，勢非利用外資不可。在國際經濟界方面，中國在世界，上還是一個未經大規模開發的良好田園，物產豐饒，人力優廉，既會挾有餘資，何不投放於利潤最厚之地。因此，利用外資，在中國不徒是一般人的呼聲，亦且成了政府的重要政策，而在另一方面對華投資在國際間也不徒是外人的企望，亦且成了外國政府的外交方針。

然而中國利用外資或外人對華投資，絕非現在纔有的事。就過去的歷史說，已經過百數十年；就投資的數目論，亦已不可勝計。究竟過去中國利用外資或外人對華投資的動機是什麼，用途如何，方式如何，數目若干，在經濟上，財政上，內政上及外交上又發生什麼關係，這都是我們所應當密切注意的。

外人在華投資的研究，我國雖也有不少學者從事，可是因爲實際上的種種困難，迄今還沒有整個的成就。前幾屆太平洋國際學會開會的時候，外人在華投資曾經列爲議題之一。當時中國方面參加討論的也有好幾人，劉大鈞先生便是其中之一。雷麥氏的這本書，就是受太平洋國際學會之命而研究的結果，也是目前關於外人在華投資的惟一完備的書。

雷麥氏任上海聖約翰大學及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有年，對於中國的國際貿易，國際收支，以及其他中外經濟關係，研究有素。他爲搜集本書的資料，除發出幾千張通訊調查表以外，又親歷中國各通商口岸及英、美、日、法、南洋等處考察，而又費一年的時間來分析所得到的資料，這種治學的精神與研究的結果是值得我們敬佩和欣慰的，雖然他也有些議論，尤其關於外人在華領事裁判權方面，我們不敢完全贊同。

雷麥氏對於各國在華的投資，大概都分爲三個時期研究，一爲一九〇〇年以前，一爲一九一四年以前，一爲一九三〇年以前。這種分期是含有很大意義的；在一九〇〇年以前的這個時期中，可以看出自鴉片戰爭至庚子之變時的外人在華投資的情形；一九一四年以前的這個時期中，可以看出世界大戰以前的情形；一九三〇年以前的這個時期中，可以看出九一八事變以前的情形。在一九三一年到現在這五年之中，中國已踏進一個新的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乃至領土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動，從各方面看來，這個新時期至今尚未終了，其間各種情形，實在還不便也不好去檢討。惟雷麥氏的這書是長期趨勢的一種觀察和研究，過去數年適當世界經濟恐慌的發生，中國因銀價高漲而發生資金逃逸的現象，外人對華投資並不踴躍，所以雷麥氏的書就未包括最近五年也無大害。

此書出版於一九三三年，譯者於出版後即開始翻譯，其間因調查及編纂中國實業誌，時譯時息，以致遲至今日始能畢事，譯者深感歉仄。原書固有名詞及利用文書之處太多，往往爲尋覓一中文名稱及中文原文，費數日之力，參閱十數種書報，始能查獲，實亦爲遲遲出版之另一原因。譯者雖亦從事於中國經濟之研究，惟以學識有限，譯

文中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倘望讀者進而教之。

譯者在此應首先對前實業部部長陳公博先生深致謝忱。此書翻譯的動機，原出於陳先生的意示。去年雷麥氏領導美國經濟考察團來華考察時，陳先生曾將譯者從事翻譯這書的消息告知雷麥氏，雷麥氏亦曾欣然贊許。

譯者更應感謝何炳賢先生及嚴繼光先生之督促鼓勵。徵這兩位先生之力，此書將不克與讀者相見。

此外，何會源先生不憚煩勞，於百忙中將譯稿校對一遍，替譯者改正了許多錯誤，張永懋先生曾幫助譯者翻譯了數十頁及不澤晉先生與侯原吉先生在譯者翻譯時曾常有所指示，這都是譯者所深感而不忘的！

蔣學楷
趙康節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日於上海

譯者凡例

一 本書所有注釋，一律譯出，著者在數字上，有錯誤之處，經譯者改正後，於注釋中說明，但譯者附加之注釋，上加「譯者按」三字，以別於原著者之注釋。

二 正文中之人名、地名、書名、公司名，原有華名者，皆照華名翻譯，下附西名，如 Jardine, Matheson & Co. 譯爲怡和洋行，Indo-China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譯爲怡和輪船公司，原無華名者，則照西文直譯，仍附西名。注釋中之固有名詞，尤其著作名稱及著者姓名，爲便於參考時尋閱起見，仍書西文，不加翻譯。

三 凡歷史上之固有名詞，酌量情形翻譯。例如書中涉及十七年以前之故都，譯爲北京，十七年以後則譯爲北平。他如京奉鐵路與北寧鐵路，滬寧鐵路與京滬鐵路亦同。

四 本書譯述經年，又經何會源先生之精密校對，但恐仍有未妥之處，望讀者進而教之。

原序

從外人投資的統計及中國國際金融地位的統計看來，中國國際經濟關係的實情是怎樣的呢？這個問題，是由一九二八年六月紐約社會科學研究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所召集的委員會會議中提出來的，會議主席，即為科命比亞大學教授蕭德莞爾（Professor James T. Shotwell of Columbia University）。在這次會議上，大家提議作一個考察，就在該年十月間開始。社會科學研究會的職員林德君（Mr. Robert S. Lynd）及克蘭君（Mr. Robert T. Crane）對於這件工作，極感興趣。華盛頓布羅金研究院（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D. C.）也被邀派遣一個顧問委員會，委員為摩爾頓君（Mr. Harold G. Moulton）、劉易士女士（Miss Cleona Lewis）及顧仁斯基君（Mr. Robert R. Kuczynski）。我得益感謝他們費了許多時間來考慮種種計劃和問題。我尤深感摩爾頓君與劉易士女士之批評原稿和指教改進。當時計劃在中、英、日、美各國分別進行考察。在中國考察的結果，搜集了外人在華投資這個题目的許多可用的資料。某幾項估計，只有在中國可以得到，其他來源的估計，也只有在中國可以校正。主持在華考察者，為國民政府立法院統計處處長劉大鈞君。

在其他三國中，對於各該國在華投資，分別作一新估計。太平洋國際學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在一九二九年的日本京都大會上，也計劃討論外人在華投資的問題，當時該會研究幹事康特立夫君（Mr. B. Condliffe）對於全部研究自始即感深切的興趣。倫敦皇家國際情事研究會（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London）擔任英國在華投資的考察，以備提出於京都大會。一九三一年我於倫敦曾在保守原始報告祕密部份的條件之下，利用過這個考察的結果，以及後來的統計。這次研究以及皇家國際情事研究會的一致合作，對我極有幫忙。

日人在考察之始，即希望能夠供給資料，提出於太平洋國際學會京都會議。該會日本委員會，派定一個小組會從事考察，其初步報告曾提出於京都會議。當時大家覺得應該再作進一步的工作，其繼續工作的結果便是本書下卷日本在華投資一章的根據。

美國方面的考察由作者直接負責。我在測量美國在華投資的時候，得到美國人士和美商公司的許多幫助，作者對於他們的感謝，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美國政府官場之助成考察，費力不小。紐約及中國各地美國銀行家曾與以有價值之助力。教會團體及慈善機關主持人之關切幫助，亦足銘感。美國方面考察的初步結果，曾經提出於太平洋國際學會的京都會議。（1）

以上各方研究所得只收集了許多資料。這些資料，不能直接比較，且有互相矛盾之處，非加進一步研究不可。從初步工作看來，俄國在華投資也有考察的必要。其他各國的投資，亦需要研究與估計，關於中國的收支平衡，更須收集比較適當的資料。

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一年間，作者奔走各國，以求校核，證實，增添各項估計，作為本書的基礎。作者於奔走時，得與各國有識之士討論外人在華投資及中國國際金融地位的問題。大部份時間，當然用於中國，但是初步研究的結果，卻在日本和英國討論。此外，賽里白蘭尼可夫君（Mr. J. J. Serebrennikov）所作俄國在華投資的研究，也是奔走期內準備的（這位俄國經濟學家現住於中國天津）。德法兩國投資研究的結果，曾與官商討論過；對於其他各國的報告也是從官商兩方得了資料，纔始完成的。

我在一九三一年秋天，把各方收集的全部資料，携到安拿巴（Ann Arbor）在可能範圍之內，將形式改變，以資比較。每一國家在華投資的報告，即於此時寫成。資料的一般分析及中國國際收支平衡的新估計，也於此時完成至本書上卷各章，直到一九三二年末夏始能脫稿。

此次考察的時候，存着一種信心和希望，這信心與希望遽然在結果上實現了。希望是：如果有專心一志的熱情，如果有廣大的國際合作，則按照各門經濟類別來搜集事實，確是可能的。現在工作總算告成，回顧四年來與艱難困苦相奮鬥，在我多少有些勝利之感。

信心是：搜集事實，從經濟上加以分析，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結果。我們並不以為：無論何人或何種團體，在考察他人的行為從而下以斷語的時候，可以完全用客觀的態度。我相信社會科學尚未達到這樣客觀的地步。我們以為各國經濟學家一致公認的概念，可使我們考察事實，搜集事實，分析事實，從而下以結論，我們相信我們的結論，不但反映出我們的成見，並且相信我們的結論，可使意見不同的人，令承認這些結論所指出的政策。在今日的

世界上，絕對的客觀既爲不可能之事，則社會科學家能客觀到甚麼地步，就要做到甚麼地步。

研究中國要比研究其他國家，更需要著重客觀。這並不完全因爲有感情作用與極深的成見，並且因爲在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學者中，有一派頑古剛愎的人，他們以爲中國的事情，並無原則可繩。研究中國的學者，當對中國作一般觀察時，應該加以留心，但他也可答覆那些主張無原則可繩的人，反向他們銀行的會計在上海或天津結算，是否與在東京或在倫敦結算一樣。

關於外人在華投資的估量依據了大部份考察的時間。我們先求得外人所有全部的財產目錄，然後估計中國國際收支上的重要項目。國際收支方面的進一步的研究，爲對於海外華僑匯款，從新考察，對於其他重要項目，從新估計。關於匯款的考察，我得感謝香港經營國外匯兌的銀行家所給我的幫助。外人投資的收支，海外華僑的匯款，以及國際收支中其他項目，凡此種種，都可使中國國際經濟關係的敘述，成爲一種新的敘述。

這種工作當然不能說是完全的。我們的注意力，只集中於重要的方面，因此其他方面就不免忽略。中國國際收支中重要的原素，也不能說已完全明瞭。關於中國人在海外所有的財產，尙待更完全的考察；關於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也須再加幾年連續不斷的研究。我敢預言華僑所有海外的資財，必可作中國國家經濟政策的後盾，但是關於他們的力量，中國人與外國人都不會完全明瞭。不過對於鼓勵更進一步考察的理由，我們不必求之於將來。我們現在可以說，白銀問題在中國就是一個國際收支平衡的問題。

下卷各章中，我曾說出他人所作的貢獻。不過我曾將形式加以修改，所以我應對這幾章負責。至於上卷中的

解釋與分析，我得單獨負責。

我的考察，包括中、日、俄、德、法、英、美各國所做的工作。換言之，我曾與各大都市的企業家、銀行家、政治家、及日內瓦國際聯盟的職員多方討論。我得表示謝忱的人，多至不可勝計。在中國直接幫助我者，就有好幾百人。其中有許多是我從前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的學生，又有許多是中國政府公務人員，凡是幫助本書完成的人，作者總此道謝。我妻對於全部研究，盡力不小，美商海京洋行（Elbro k, Inc.）供給我滬津兩地辦事處，北平華文學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上海摩理斯博士及其夫人（Dr. and Mrs. H. H. Morris）給我種種便利，尤為作者所不忘。作者人感謝替我擔任秘書工作的武昌聖希利達女子中學鮑恆順女士（Miss Louise Boynton），上海郭景鴻先生（Koh Ching-hung），倫敦法蘭賽夫人（Mrs. Betty Fraser），安拿E偉佛女士（Miss Florence Weaver）。

全部考察的費用由紐約社會科學研究會供給，一部份由密啓根大學教授研究基金保管會（Faculty Research Fund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津貼。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雷穆於密啓根安拿巴。

註一 此外，關於法德兩國投資的初步研究由伊利斯先生（Howard S. Ellis）擔任，並得到參加「概論」工作各人員的幫助。

外人在華投資論目次

上卷 總論：外人在華投資及中國在國際上之經濟與金融地位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中國的人口及富源·····	八
第三章	舊時代的中國·····	二三
第四章	近代經濟關係·····	三五
第五章	外人在華投資鳥瞰·····	五一
第六章	企業投資概觀·····	七四
第七章	企業投資的意義·····	九六
第八章	中國政府的外債·····	一〇八
第九章	外人投資與收支平衡·····	一三八

第十章	華僑匯款·····	一六七
第十一章	國際貿易與金銀移動·····	一八一
第十二章	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	一九九
第十三章	中國的國際經濟地位·····	二一九
第十四章	結論·····	二二四

下卷 各論

第十五章	美國在華投資·····	二三一
第十六章	英國在華的投資·····	三二九
第十七章	日本在華投資·····	四〇〇
第十八章	俄國在華投資·····	五四九
第十九章	法國在華的投資·····	六一八
第二十章	德國在華的投資·····	六三九
第二十一章	比荷意及北歐諸國在華的投資·····	六五七

上卷 總論：外人在華投資及中國在國際上之經濟與金融地位

第一章 緒論

外人在華的投資，不過是中國國際經濟關係和中國國際一般關係的一面。看清楚了這些關係的真面目，就清楚了中國佔據一部份的世界；瞭解了這些關係，就瞭解了現代的世界。但是能夠明瞭中國與他國發生關係的一切方面者有幾人？能夠說看清世界的全部，明白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認清中國在這種趨勢中的真正地位者，又有幾人？

每一種社會科學上，都可隨手找到許多實例：有許多人費盡力量，把觀察所得的資料，認為一種可以成立的現象，後來事實證明其不然；有許多人費盡力量，描畫出一種背景，後來經過一些時候，就成為毫無意義。我們無須追溯到許多年以前，只要看看幾年前的這種實例，就可證明經濟學家的觀察，都不盡然。那些論到一九二九年以前景氣時代世界問題的經濟學家，對於世界大勢，往往抱着樂觀，豈知一九二九年以後，就發生了世界不景氣。那些論到戰後世界經濟衰落的學者，往往抱着悲觀，豈知幾年以後世界經濟日趨於繁榮。

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替時關於遠東問題的著作，又供給我們更加接近現在這個問題的實例。史家常喜

採取這個階段來描寫俄國勢力的東漸，以及英俄利益沿波斯經亞洲至阿穆爾河前線的衝突。許多經濟學家，看到歐洲的工業化和西方世界利率的減低，都以爲帝國主義會克服最近的將來，都以爲亞洲會成廝殺的戰場。事後一看，纔知史家有許多地方竟然忽略了日本突興的重要。一九一四年以後，我們可以把二十世紀初年，作爲戰前時期，但我們應該注意，大戰發生於歐洲，而英俄卻是協約國。經濟學家在一九〇〇年時幾平料想不到數十年內汽車發達的結果竟使西方世界的道路與工廠會需要的投資數倍於中國鐵路所需要的資本。

普通人似乎把背景的敘述，每每看同個人口味一樣。蘇俄說起中國的時事，常喜蒙上一層赤色。帝國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辯護人說到中國的時候，常喜塗上一層本國國旗的色彩。富於感情的中國民族主義青年，以爲海盜的黑旗，就是列強對華態度的象徵。但這卻不是舞文弄墨的問題，而是分析問題方面的一件困難工作。

要敘述確能表現中國所佔地位的世界情形，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偏重時事的成見，就不易避免。我們很難解脫國家、種族、階級等有力的影響。結果，有許多解釋中國時事的人，往往把最困難最重要的問題，納入預定的解決方案。不過危險雖然也有，這種工作卻是不可少的，假若你要明瞭當前的形勢與各方的報告。

關於世界各國分類的探討，以示中國的地位，我敢採取傳統的關於東方與西方的區別。這種區別，在東方人士和西方人士的文字上和談話上，都可得到根據。我相信一般人之所以普遍的接受這種區別者，就是因爲這種區別確能握着東西兩方所以不同的要點。

大家每每以爲東方與西方的不同，其性質正與西方中古時代與近代的不同相似。在生產技術方面，以及在

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方面，中國的確與西方中古時代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我們常常說到中世紀時代，就不免引證太過，而引證太過，往往抓不着癢處。」（註一）從國際經濟關係方面看來，最重要的事實，在於中國所處的世界，正包括一個西方，這個西方，卻並不是中古時代。近代西方對於中國國際關係的各方面，都佔着重要的地位，不但佔着重要的地位，並且佔着主要的地位。有許多中國目前的問題，其形式與內容都是因為有西方之故而造成的。如果我們明白以前的西方，固然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但是如果我們把現代工業革命的結果，看做不影響於中國，如果我們把現代列強民族國家的存在，看做不影響於中國，則欲瞭解目前的中國，就無異緣木求魚了。

當我們問到許多學者常常討論的東方和西方究竟不同在那裏的時候，我們可以得到種種答案。胡適告訴我們說，東方文明是「手車文明」，西方文明是「汽車文明」。他說他在哈爾濱找到了這兩者的界限，在哈爾濱，一部份駛着人力車，一部份駛着汽車。（註二）從人力為原動力與機器為原動力的對照上，我們得到學者提得最常見的區別。

又有一些人告訴我們，從物質的使用方面，也可區別西方和東方；他們說，西方人多用礦物，而東方則為「植物」文明。有一位中國經濟學家效維伯倫（Veblen），從西方文明重視實際（matter-of-factness）這一點上，得到重要的區別。他把東方人心理上佔有極大勢力的仁義道德那種抽象觀念，來與西方文明相對照。這種例子真是舉不勝舉，因為凡是知道東方的人大概在某一時期的不知不覺地都會得到這種結論。

從經濟方面來分析，我主張以工業進步及經濟組織的情形，把世界分爲東西兩部份。如果「發達」(Development) 這一名詞可作中性意義解。則我們可以說，世界上有工業發達的國家，有工業比較不發達的國家。我們可以按照工業發達的程度，把國家分爲下列五大類：(一) 工業極發達者，如西歐各國及美國等；(二) 西方工業比較不發達，但對發達工業阻礙尙少者，如加拿大、阿根廷、南斯拉夫等；(三) 熱帶區域對於發達工業阻礙無法剷除者，如中非；(四) 工業比較不算發達，但因方案不同之故，也不願走西方的路線以求發達者，如俄國；(五) 東方，如中國、印度、日本等國。

東方工業雖然比較不發達，但與西方比較不發達的國家不同。西方不發達的國家，人口稀少，荒地很多，而東方人口繁密，荒地很少。東方固然可以採用西法來發展工業，但東方要剷除的阻礙物，卻不是一種方案上的阻礙，像俄國一樣，而是一種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上的阻礙，這種組織是建築於與西方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基礎上面的。

廣泛些說，東方人的政治生活，傾向於一種帶着宗教性的政體。在東方人的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家族佔着最重要的地位。東方人欲瞭解西方，必先瞭解民族國家之極端重要，所以西方人欲瞭解東方，亦不能忽略家族的重要。亞洲之社會現象和經濟現象的特性是農村，而農村之基礎則爲農家。我們看出中國的文明是種農村文明，這種文明必須在近代世界中求得一個出路，纔能存在下去。這就是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大革命的關鍵。

東方與近代西方顯著的不同點，在於資本的有無，及其使用之是否有效。一般言之，工業不發達的國家，其特